

江蘇廣陵古齋刻印社 影印

禮記

第十三册

禮拜六

三
二
一



上海中華書局發行

六字

THE SATURDAY. No. 131.

歡 迎 投 稿

小說週刊（禮拜六）第一百零一期。出版甫三日。已售去八千餘冊。本館深感 愛閱諸君之厚意。亟欲徧徵佳作。以饜讀者。如有以 **小說 筆記 關於時事之評論 可作封面用之水彩畫 名流美人好風景之照片** 投寄本館者。均極歡迎。當奉薄酬。件送上海棋盤街五百十六號中華圖書館。（禮拜六小說週刊社）如來件聲明不受酬者。本館仍贈禮拜六一冊。來稿長篇裝訂成冊者。如本館不用。仍當寄還。

新醫學

欲學不用藥石與器械而能治一切痼疾惡癖之新醫術者●欲作新時代純欲舉治●療家者●醫士欲舉治●療上更偉之實績而發揚●術之本旨者●欲修養精神●得根本修養之提訣者●讀●各種催眠術書而未得其●領之●欲學得必能使●人●研究之法●欲加●入●本會●始●不●負●諸●君●好●學●之●初●心●本●會●講●義●均●經●呈●內●務●部●註●冊●(●印●有●條●本)●其●內●容●早●為●學●者●所●深●知●茲●為●普●及●斯●學●術●起●見●特●招●優●待●函●授●學●員●百●名●而●授●三●十●名●額●滿●即●照●章●收●費●有●志●者●勿●失●機●會●神●療●大●神●院●應●用●機●器●精●神●切●切●醫●藥●效●驗●神●速●外●埠●患●者●請●受●隔●地●收●效●法●均●備●有●詳●細●說●明●書●函●索●附●郵●花●九●分●大●通●路●青●雲●里●大●神●醫●學●研●究●會●廣●告

洪楊演義

洪揚一役為前清咸同間十數年之敵國太平天國名號亦永為歷史上一名詞其戰功偉大有可觀從前偶有紀載多一偏之詞不足信是書採訪詳實措詞平允不讀之歷史小稗史不同實為普通國民不可不讀之歷史小說自洪秀全楊秀清廣西金田起義大舉革命迄清兵築壘雨花臺攻破金陵(即金陵)京城(即南京)三得三失中間凡九州之戰長沙之戰武昌之戰向榮數百里江口之戰忽勝忽敗會國藩彭玉麟之統水師砲艇之戰左宗棠之復得浙閩蘇州紳士之冒險渡江請救兵李鴻章之鎮洋鎗隊復得蘇常以及清軍方面羅山僧王李胡林翼塔齊布等之西續太平軍方爾忠王金秀成翼王石達開英王陳玉成鐵公雞陳大等之戰績並天京內之種種異聞無不詳載真中國歷史小說之巨擘而足與三國演義並行於世也卷首加太平軍方面之洪秀全陳玉成鐵公雞等圖像清朝方面之向榮張國樞會國藩等圖像用銅版紙精印三十六幅每部六冊定價洋二元四角外埠函購郵票代現寄費加一成

上海棋盤街
五百十六號
中華圖書館行發

禮拜六第一百三十一期目次

定數……………周瘦鵬

諧庫……………陳野鶴

博士……………集庭

潮州風俗誌……………儒俠 游丐

失學……………無虛生

解頤談……………儒俠

冤枉……………全平

近村諧語……………競寸

國旗語……………陳野鶴

金話……………陳大年

本領……………崔小鱗

漢皋瑣聞……………菊郎

還是女兒……………鄭醉玉

投稿難……………野鶴

逼死……………范公任

黛紅墨藩……………嚴芙蓉

最後之握手……………張秋蟲

怪問答……………月

我為誰……………鈍根

寫真箱……………程騰蘆

●定數巴比塞短篇小說之三

周瘦鵑

那空無一物的牆壁上有一扇窗子開出去便是一天夜景像一幅沒有邊際的圖畫靠窗有兩個老友的脸像石像般不動聲色

他們在一塊兒度日同入陽光中同入黑陰裏也同在一座屋中等光陰過去他們閒着沒事便時時相對談天

那陶密尼老人講完了一節甚麼事說道甚麼事都有錯誤惟有定數這東西是不會錯的格勞德老人却答道這話不對定數有時也要錯誤和旁的事一樣陶密尼老人回過來向他的老伴瞧似乎憐憫他又像是小覷他然而不露出一些詭異的神情

格勞德老人搖着頭和那一條條筋骨綻露的頸子又把那隻木柴似的手拍着膝蓋說道還有那種難修補的事到底修補好了陶密尼吐了一口氣把那血紅眼眶中的一雙老眼向天望着以為他老伴也在那裏胡說咧

克勞德道有一回我娶了蓓娜亭先前我本來已忘懷他了但是有一天我瞧見一個女孩子很和他相像我第二回瞧見他時更使我完全想起他來於是我就娶了他但在兩個月之前我會把一

個槍彈打破了他老子的腦門。

陶密尼驀地害怕起來，怕他老伴是發了瘋，在那裏夢囈，因便猛顫着問道：「噲，格勞德，你可晷睡熟了麼？格勞德道：不是我在這裏思想，並沒睡熟。我原好好兒的，娶那女孩子，我也曾把一個彈子嵌進他老子的頭額。那女孩子原是很愛他老子的，這一下子，可真不幸咧！」

陶密尼鎮定了些，說道：「這事的時期去今，可是很久了。」克勞德道：「正是事兒相隔已久，如今由我口中說來，倒像是說別人的事，然而一閉眼，似乎還在眼前。」

當下格勞德甚麼事都已記將起來，舌子很活動的說道：「白巴老人是很精明，很誠實的，他不願意我娶他的女兒，因我是一無長處的人，我原是一無長處，但我很愛他的女兒，就這一件事，却是我的長處。我被那女孩子迷惑住了，比甚麼事都利害。後來他年華漸老，到如今，可已死了好久咧！」

陶密尼：你須聽我的話。

陶密尼：道我理會得說着更推近了些。

克勞德道：那時他老人家很不願意他左右的人都設法打動他的心，他却假做不聽得，裝作不明白。他們也不敢多說，因他生性暴躁，不動要生氣，生得又強壯有力，兩條臂好似善鬥的力士，兩

手○又○像○工○具○般○堅○硬○有○一○天○我○自○己○斗○膽○去○和○他○開○談○判○態○度○和○口○氣○都○很○和○平○誰○知○他○老○人○家○竟○把○我○擲○將○出○來○那○美○貌○的○蓓○娜○亭○躲○在○廚○房○中○一○邊○壁○角○裏○把○拳○兒○掩○着○臉○兀○在○那○裏○抽○抽○咽○咽○的○哭○我○又○害○羞○又○沒○有○能○力○幾○乎○要○發○瘋○了○便○暗○暗○自○語○道○我○只○索○自○殺○可○是○我○一○生○的○快○樂○和○幸○福○都○操○在○那○力○大○如○牛○的○老○魅○手○中○還○有○甚○麼○希○望○一○見○了○人○我○總○又○覺○得○忸○忸○不○安○不○如○結○果○了○性○命○圖○個○安○樂○我○便○裝○了○彈○子○在○我○的○槍○中○揀○了○一○個○風○清○月○白○的○良○夜○像○癡○情○人○一○般○直○趕○到○鄉○野○蒲○立○克○村○一○角○的○近○邊○在○路○邊○坐○了○下○來○幹○這○目○殺○的○勾○當○但○我○還○沒○有○握○任○那○槍○猛○地○裏○瞧○見○一○輛○馬○車○驕○驕○的○過○來○我○心○中○刷○的○一○動○知○道○這○是○老○白○巴○的○車○子○我○便○又○記○起○每○月○這○一○夜○他○老○人○家○慣○常○送○一○袋○錢○去○給○戴○姆○卜○利○夫○人○的○那○馬○慢○慢○地○走○着○車○子○很○近○的○走○過○我○面○前○我○瞧○見○他○那○個○偉○大○可○恨○的○身○軀○微○俯○向○前○面○他○那○高○大○的○鼻○子○一○大○抹○的○尖○鬚○和○那○蠻○野○可○怕○的○體○態○都○在○暗○中○顯○出○輪○廓○來○活○像○是○一○個○黑○種○王○我○眼○瞧○着○這○個○逼○我○失○望○的○老○魅○在○面○前○走○過○心○上○不○由○得○充○滿○了○一○派○說○不○出○的○憤○怒○我○立○時○跳○起○身○來○照○準○了○他○額○角○碎○的○把○槍○放○了○他○一○聲○兒○不○響○的○把○上○半○身○撲○將○下○去○恰○伏○在○馬○臀○上○馬○吃○了○一○驚○向○前○飛○奔○轉○了○個○灣○直○奔○到○五○十○步○外○的○羅○維○歐○田○場○中○去○了○我○飛○一○般○逃○了○開○去○昏○天○黑○地○也○不○知○道○自○己○做○了○怎○麼○一○回○事○但○我○至○今○還○記○得○那○夜

穿過樹林跑過田野。破除一切可怕的障礙。一切都像是昨天的事。我還記得那夜逃時。竟逃到了他們屋外。等到我覺得時。就被一種吸引力吸住了。我定要見那愛人一面。從他的窗中瞧進去。料想爐火通紅。定然映出他的亭亭倩影。打定主意。就沿着牆壁走去。微微的喘息着。轉過牆角。嗅那窗子恰好開着。他正立在那裏。把兩條玉臂擱在窗檻上。玉臉白白的好似一個安琪兒。一般他似乎還遇了甚麼得意的事。模樣兒甚是快樂。是啊。他正微微笑。他見了我。便低呼一聲。交捧着一雙手。瞧他更得意了。那笑容也越發甜美。接着便向我說道。上天派遣你來的。父親已答應了他。老人家見我捱着痛苦。便大發慈悲。驀地說。使得他剛纔出去時。還說依你。依你說時。更格格的笑。我聽了他這番話。連喊也喊不出來。我的氣塞住了。眼前瞧不見了我自己。也不知道當時怎樣的走下去。怎樣的走出他視線。又怎樣逃開去的。我只記得回到家裏的當兒。一手向前摸索。一手緊握着我的槍。這時這一柄槍。可是我唯一的寶物了。我到廚房中。也不點火。也不張開眼睛來。我找到了那彈子。就放在槍中裝好了。這其間大概又有定數。咧。我要自殺。却又不許我自殺。那槍放後。竟沒有打個正着。只覺得熱風燻面。把一綖頭髮轟去了。我打了個旋子。跌倒在地。自以爲我已死了。但我仍然活着。我在午時的陽光中醒回來。微微的呻吟。耳邊有營營之聲。但那門外也正有晴

雜○的○聲○音○原○來○有○一○大○羣○的○人○聚○在○那○裏○鬧○正○在○這○當○兒○約○翰○把○拳○頭○來○叩○我○的○門○了○他○是○我○的○長○兄○後○來○到○了○高○年○死○的○他○接○着○又○是○一○拳○把○門○打○開○了○探○進○臉○來○嚷○道○老○白○巴○昨○夜○在○路○上○給○人○謀○殺○了○

我○立○時○變○了○色○退○到○房○間○的○壁○角○裏○破○口○喊○了○一○聲○道○呀○

約○翰○又○道○有○兩○個○萬○惡○的○極○迫○守○人○幹○下○這○件○事○仗○着○那○劫○去○的○錢○袋○做○導○線○把○他○們○拿○住○了○甚○麼○都○已○供○了○出○來○據○說○在○那○村○莊○的○盡○頭○處○攻○襲○那○老○人○的○車○子○老○人○背○上○中○了○十○個○刀○傷○頓○時○殺○死○那○邊○還○流○了○一○大○抹○的○血○他○們○却○仍○把○他○放○在○車○座○上○趕○那○匹○馬○向○前○奔○去○過○了○好○久○那○馬○奔○到○白○立○克○村○轉○角○上○衝○入○羅○維○野○田○場○中○去○了○

我○並○沒○有○殺○死○他○老○人○家○因○為○他○早○已○死○了○殺○死○一○個○死○人○算○不○得○一○句○話○你○不○見○麼○這○其○間○有○定○數○在○着○但○這○定○數○也○算○錯○了○

▲ 諧 庫

陳野鶴

一○人○從○前○偷○了○一○項○銀○子○三○年○後○良○心○發○現○把○銀○子○一○半○還○給○主○人○寫○了○一○封○信○道○等○我○良○心○再○發○現○的○時○候○再○把○其○餘○一○半○還○你○

一個愛爾蘭人和德意志人旅行。肚裏餓了。兩人又沒有錢。後來好容易討得了一片牛肉。兩人都爭爲己有。後來給牛肉把他們的人道。你們對立着。每人咬着牛肉的一頭。看誰吃得快。說時把兩人的手捆在背後。把牛肉放在他們嘴裏。說你們都預備了嗎。愛爾蘭人咬着牙齒。從牙縫裏答道。(YIS) 德意志人也答道。(YAH) 嘴才張開。牛肉已經被愛爾蘭人吞去了。

美麗說我頂喜歡做麵包。因為能夠把我的手弄得乾淨。

一個婦人乘火車。車動將行。他從窗子裏伸出頭來。和他的女兒接吻。作別。不料火車走的快。喂的一聲。却和站在他女兒後邊的一個黑人接了吻。

我在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我生在一年最後一月。一月的最後一星期。一星期最後一日。一日的最後一點鐘。一點鐘的最後一分。一分的最後一秒。唉。我不是不幸的人。爲什麼生在這個時候。我同我哥哥是學生。沒有人曉得我們的分別。只有我曉得。我哥哥很頑皮。他和我在學校裏讀書。他把玻璃窗打破了。教員却責罰了我一頓。唉。他那裏曉得我們的分別。哥哥在外面和人相鬥。他們却把我捉了去。法官罰了我五百塊錢。唉。他們那裏曉得我們的分別呢。星期日我預備去結婚。我哥哥却早先去替我娶了來。唉。新婦他那裏曉得我們的分別呢。只有我曉得。唉。

我在上星期死了他們却把哥哥擡去葬了。

某甲愛說大話對友人說我經過一個很冷的地方連我們的說話都凍在嘴裏有一天我在路上拾起許多凍的說話家去拿來擺在鍋裏煮化了聽是什麼話。

一人到餐館裏看見菜單上寫着小鷄六角鷄蛋三角他叫侍者預備了一客鷄蛋他吃的時候細看蛋裏有沒有生出來的小鷄他又把蛋趕快吞到肚裏因怕侍者見了要加他六角錢納小鷄價。

張先生拿了幾封信到郵局裏去寄他等局裏人都走了才把信投到信箱裏他以爲如此可以省了多少郵費。

博士

集庭

那一天是日曜日我獨自在吳苑茶寮裏喝茶冷清清的很不得勁兒翻閱了幾種報紙也覺得都是些「二門上聽銃」（不確切之謂）的說話恐怕那位記者先生自己也模模糊糊不曉得這一齣戲是什麼作用那一齣戲是什麼原因徒然寫上幾條曹張抵津成慎竄逃實在沒有意思我正在那裏默默的想忽聽得鄰座的一大羣茶客同聲嚷着「博士來了」「博士來了」接着就

是一陣招手。我就順着他們的手指瞧去。果然看見一位很齊整的博士。手握着司的克。在那邊一盞一盞的走過來。就那一頂春呢薄帽。一副漂亮鬚子。看起來就曉得那位博士一定很有學問。因為外國的什麼杜威羅素。本國的什麼胡適之。蔣夢麟。都沒有他這樣漂亮齊整。我自信我的辨別力決不會錯。

果然那位博士很從容很謙和的笑着說。你們幾位好早啊。說着就坐下。燃了一枝金頭香煙。細細呼吸。那一圈圈的煙。裊娜空中。煞是好看。我想這大約是學問家應有的態度。這一枝煙吸完之後。一定有妙論高見發揮了我。一壁想。一壁偷眼看他。

博士口裏的煙。祇剩三分之一了。就丟在地上。接着喝了一口茶。咳了一聲嗽。放出一副笑容。可掬很容易令人親近的神氣說。你們昨天的會幾時散。誰勝的呢。我想這一定是什麼辯論會。所以有勝負之判。但是這一大堆人中。除了博士之外。都像是一堆子弟。不很像學會裏的人。但是人不可以貌相。難道袴統子弟就不配學問麼。我當時自責了一陣。就聽得就中有一個人回答說。我們昨天的會沒有開成功。所以也沒有勝負。博士說好了。昨天我也有會。結果我勝利得很大。停會要請你們上館子咧。有一副牌。是哀司撲第一家。三隻A。喊開。到了第四家是三隻4。就累司了一回。

跟進的很多。我末家也跟進了。那曉得回到第一家再累可了一回。那時候見機的就打牌丟下了。第四家同我是當然要跟進的。因為我是四調一的同花順子。就是不能如願得其一項。大約也是以勝人了。所謂又有龍燈又有會看也。等到調牌第一家不知如何竟又得了一張A。第四家却也調進一對K。輪到我就調了一張他們也不注意我。因為一個已經四隻A。一個也是數而好可了。四個A的開價一比。第四家穩健的很。說看看輪到我再加了一比。四個A的曉得我調一張。說道至多是同花就再加一比。第四家嚷道壞了。我不看了。就把牌丟下。我再累一比。到此第一家四隻A的也有些慌了。說道看是總要看的。他先把牌攤開說我是四隻A。我立起來說我是你的頂頭上司。是二三四五六的同花順子。這一副牌連各人的賀儀我可贏足了。所以停會必須要請你們上館子久華呢。宴月呢。請你們選定好了。接着就是一陣哈哈大笑。到此我纔明白這位博士原來是位賭博之士。唉。

▲潮州風俗誌

遊丐稿 儒俠潤

潮州位居粵之東南隅。山環四境。海距匪遙。地處偏僻。其土人風俗較余足跡所遍數省。懸殊特甚。茲就所知潮陽揭陽普寧惠來四邑種種。拉雜誌之。以資閱者談助。

潮府士人向屬樸質。其所謂素封之家。恆年所服。不過一土布長衣。稍事矜飾。或參與慶會。亦惟一綴製者而已。其地氣候溫暖。非逾不惑之年。鮮有衣棉衣者。婦女則相沿皆天足。(香豔叢話中載有某君大作一篇。謂該地婦女大足假小。無分老少。行必持杖。)按此風二十年前。惠邑固屬有之。今則悉改良矣。惟其髻髮則殊可怪。如惠邑則多將髮於腦後。結束成小刀形。而旋其末於頂。貫以一紅染之竹筒。(筒長二寸餘。圓徑大小如銀元。)髮突出筒外。寸許。乃結之以紅繩。橫以一約長五寸之針。循下牢。插四圍點綴。以珠藉壯觀。瞻行時搖動不定。如鸞鷲之踣伏。顧上誠奇觀也。至普潮揭則不同。其梳法雖一若單邑。惟少一竹筒。而式作菜刀。濼夾以金銀。或竹板之夾髮端。束頂簪金紙花於其上。名曰『大後尾』。至若兩鬢使之簪然。如蚌壳名曰蓬頭。邇者風氣漸開。除惠縣仍其故外。其餘諸邑與各省大同小異。蓋如上述之髻。實鑿於整理手段靈敏者。亦必需一時左右。其鈍拙者。則非二句鐘不可。而猶歪斜不定。故人多喜改良之老者。之髮則盤結如元寶。或陀螺。倒置形。其地實業不振。工廠缺乏。貧家婦女輩。皆以織苧麻為活。按日所得最巧者。百文而已。外人觀之。殊屬可憫。惟其輩習慣成自然。處之怡怡。今春以來。聞潮陽富戶多集資組設紡織廠。若是則該地婦女從茲生活。或可蒸蒸日上。附近土人性悍。喜鬥。每以墳田風。

水爭奪起見。二姓互相殘戮。甚者期延累年。累月猶未少解。戰時情狀令人咋舌。其對壘之間。相距約三畝地耳。既戰。槍聲隆隆。死亡枕藉。二姓各自戒嚴。凡往來進退者。必稔個中口號。否則以間諜論。輒遭槍斃。據聞此風。以普邑爲最。緣普邑合八百鄉中。以「關爺」「零竹」二派佔大半數。遇有戰事。兩派各自出援。所耗資財。輒以萬計。亦不少恤。雖時雖有官軍。逕往彈壓。然全普之游擊隊。僅九十有奇。以此薄弱兵力。深恐匪輩乘機襲縣。故莫能長駐解圍。一臨卽去。官兵既去。而兩方之戰事。仍繼續進行。官軍雖有所聞。亦無如之何。兵器中。大半爲毛瑟。餘爲來福馬槍。勃朗林等。莫可計數。官軍以武力彈壓時。亦惴惴志忑。蓋恐其蠻悍者結隊反攻。不若了之以敷衍手段也。考其槍械。原爲防盜而置。因附屬有黨。曰三點會。黨人星羅棋布。跡遍全潮。無論貧富。多有入黨。秀者藉以保障人財。歹者賴而肆行劫掠。黨分老三點。新三點。二派入黨者。必循守其規則。及熟諳其黑語。黨魁給以隨身護票。以防路劫者。（票寬二寸長四寸。中塗生鷄血。并寫桃園結義字樣。傍畫二劍。）不然。擣吻途中。必遭劫奪。是黨多年。輕敢死之輩。明火執杖。屢見不鮮。作奸犯科。時有所聞。有捕其一而僂之者。則餘黨必日逐其左右。俟報復而後。已兇悍若斯人。多畏懼而一任其所爲。莫敢與抗。居民酷信神權。每值元旦。無論貧富。背隼里中曠場。築棚從廟中。

捧泥塑金彫之木偶置其上像如齊天大聖三山國王（三山國王據謂初為妖魁以其屢拯人於瀕危間民德之故勒像為祀以垂不朽云其事實渺不可稽姑妄聽之）七聖娘娘等逾時有一人身披紅衣頭圍赤布隱語喃喃跳躍至自言為某神某仙男女一惟其言是聽爭詢疾病休咎暨年禧財運摩肩接踵恐後爭先事訖皆旁立肅噤無聲自號神者遽以劍割舌使破取血塗書符咒鎮壓四境迨畢但聞嚮拍數聲稱神者徐摩其眼作呵欠狀若恍然而醒數輩男子乃將偶像捆載一兜而以四人肩之一人執大旗為先導遍歷里中大小各巷始返之原處及夜則家家出稻草於巷前或場中堆而焚之每堆相距二丈餘火光熊熊烈燄高騰數丈使肩偶像及執旗者跳躍逾其上偶或失足墮火衆弗顧也既竟闔里出斜方形之糖方（即米泡糕）祀神糕以層疊最高者為勝繼燃放爆竹焰火以為娛樂二鼓後纔四散歸宿好事之徒則聚而豪飲至更闌方罷當此新歲中富裕之鄉多選其中男女若干各衣綺羅豔服彈唱九音魚貫出行（名曰大鑼鼓）此外有足令人解頤者即斯地所謂唱「鶯歌」是也其戲以三十六壯年男子飾梁山伯英雄半執兩棒「捧長盈尺」半執小鼓「鼓大如碗」舉步亦趨亦跳進退不紊捧聲鼓聲劈劈擊擊殊可哂也繼「鶯歌」之後又有所謂「後棚」「白鳥記」二劇「後棚」則以若